

格物致知

邗安德无疑是个奇迹,接到采风邀请,特别是浏览了企业的微信简介之后,我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。

可不是嘛,2003年起步,几十人的作坊式工厂,奋斗23年,发展为员工1600多人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,在油脂、淀粉及发酵、发酵酿造、节能蒸发、仓储物流机械与工程领域,成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,制造能力力压欧美老牌劲旅,亚洲第一,世界第二,油脂预浸装备与工程市场份额占全球31.2%。直观点讲,就是亚洲人中,有一半人的食用油是邗安德设备生产的;我国每3人中,有1人的食用油来自邗安德机械。邗安德,掌控了全球食用油的油壶,也理所当然摘得了制造大省和智造大省江苏2025年的省长质量奖。

“看似寻常最奇崛,成如容易却艰辛。”邗安德成功的背后有什么密码?与“转基因”或者“克隆”什么的有关吗?改革开放的年代,我们的不少民族工业借

珍瓷雅韵

惟妙惟肖仿生瓷

○陈益(昆山)

春日的一个下午,常熟铁琴铜剑楼的几位朋友,前来参观瞿黄赫先生的瓷器珍藏,邀我作陪。说起来,瞿黄赫先生也是这座江南著名藏书楼创立者瞿氏的后裔,见家乡来客分外热情,打开橱柜,展示多件秘藏。其中有两件仿生瓷,顿时令我眼前一亮。

一件,是家常用品竹桶。竹篾编织,竹条固定为长方形。下部安有四个矮腿。竹子的色泽于蜡黄中泛起暗红,全然是时光浸润的痕迹。仔细看去,竹桶边缘的毛竹裂纹间,居然躲藏着一只蜘蛛,见家乡来客分外热情,打开橱柜,展示多件秘藏。其中有两件仿生瓷,顿时令我眼前一亮。

另一件,是文房用品毛笔笔毫。一截竹子,下端竹节作底,上端掏空,毛糙的边缘犹存,可供注水涂笔。一支蚯蚓的竹芽带着绿色嫩叶,附着于沿伸展,平添了几分生态趣味。引人瞩目的,是凹凸不平的竹膜上,竟然也躲藏着一只栩栩如生的蜘蛛。

难以想象,这两件艺术品,并非毛竹雕刻,全都是清代的仿生瓷。用手指轻轻敲击,发出清脆的声音。仔细辨识,那件竹桶的底面,嵌有制作者的篆字“甄宗元”印铃。这告诉我们,两件作品都是甄宗元的创作。

众所周知,中国瓷器文化源远流长,在全世界首屈一指。清朝,瓷器制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,不仅注重创新,还特别喜欢仿制。清三代的制瓷工艺,尤其是雍正朝以后,在仿宋代五大名窑釉色的同时,发展到模仿玉石、漆器、竹木、螺钿、藤编等特殊釉色,模仿生物体的仿生瓷惟妙惟肖。看似是一抔土、一杯水,一些颜料和色彩,一窑匠人的工夫,却足以让植物、动物一瞬间的姿态凝聚成艺术的真实。不用手指触摸,在远处观察,你难以相信它们居然是瓷质的,不能不感叹其工艺的高超。任凭岁月流逝,只要没有人为的损坏,是完全可以保留数百年而不变的。

仿生瓷,是中国艺术中的一朵绚丽奇葩,是中国瓷器从实用品进入艺术领域的一个飞跃。举凡一切物种,一切艺术品种,瓷器皆能仿制。惊艳天下,令人称绝。恰如清代乾隆年间宋琰《陶说》所载:“战金、镂银、琢石、髹漆、螺甸、竹木、匏漆诸作,无不可以陶为之,仿效而肖。”仿生瓷不仅形似,而且釉色、质感也与实物相差无几。

这种制瓷工艺的创新,得力于当时的督陶官唐英。清宫档案记载,乾隆皇帝多次诏令景德镇督陶官唐英仿造历代名瓷。从乾隆四年(1739)起,朝廷“于九江关盈余内每年动支一万两,如不敷用,再行奏请添支,年满报销”。乾隆后期,每年约用银七千余两。下拨的专用经费,无疑是可观的。《景德镇陶录》评价说:“仿肖古名窑诸器,无不媲美;仿各种名釉,无不巧合;萃工呈能,无不盛备;又新制洋瓷、法青、抹银、彩水墨、洋鸟金、球琅画法、洋彩鸟金、黑地白花、墨地描金、天蓝、窑变等釉色器皿。土则白腻,而体质厚薄惟臆。厂窑至此,集大成矣!”

制瓷高手甄宗元,1736年生出生江西省丽阳,是唐英的高徒。他受唐英的艺术熏陶,青年时代就对陶瓷产生极大的兴趣,一生投入很大的精力深入研究。创制仿生瓷,更有异乎常人的天赋。在唐英的亲传授业下,创作了很多惟妙惟肖、精湛绝伦的仿生瓷作品,深受宫廷贵胄的喜爱。岁月匆匆,两百多年过去了,直至今天,仍有不少作品在民间流传。瞿黄赫先生的藏品有甄宗元的印铃,使我愈加兴致盎然。



照片由瞿黄赫提供

投稿邮箱:jsjjb2025@163.com

密码

○周桐淦(南京)

力外资、“外知”和洋品牌,做出过不少洋为中用的大文章和好文章。一位诗人用诗句作出否定回答:“邀,激情豪迈/安,精细为安/德,诚信是德/中国特色的三个名词/是人和做事的必须。”

抑或是队伍的高学历和高学位使然?

一份资料上这样介绍,邗安德“所有录用人员学历均为本科以上”“硕士群体中,来自‘双一流’高校的占比高达50%。英语能力四级通过率97%,六级通过率超过50%”。可见,高学历,高学位是这个时代排头企业的共有特色,不仅仅是邗安德崛起的独有秘方。邗安德凝聚力超强:每年暑期的“家年华”亲子活动中,董事长、总裁拨冗和员工子女代表乐在一起,唱歌、跳舞、做游戏、发新年的礼物……

邗安德拥抱时代、感恩社会:企业成立22周年纪念日,不搞庆典,不发红包,200万元预算资金捐赠给了扬州市慈善总会……

良师益友

草堂一梦,千年一悟

——一场跨越千年的对话

○徐震中(南京)

成都的阳光,格外灿烂。带着一种浸润骨髓的崇敬,我第二次踏入杜甫草堂,并非为了寻访一处名胜,而是为了赴一个跨越千年的约会,寻找那个为世人留下1400多首千古绝唱的诗圣。

空气中浮动着草木的微香与竹子的清雅,竹林小径蜿蜒,引着人走向那片精神的圣地。我先是缓步走入大雅堂。室内,一尊尊雕像默然肃立,那是屈原的孤高——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;李白的飘逸——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;陶渊明的恬淡——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;李清照的婉约——“寻寻觅觅,冷冷清清,凄凄惨惨戚戚”;辛弃疾的豪迈——“醉里挑灯看剑,梦回吹角连营”……他们是华夏文脉上璀璨的星辰,各自燃烧着独特的光芒。我一走过去,仿佛历史的长河中,洒落了一颗星,非为高官厚禄,乃为知世间疾苦,懂黎民哀愁。”

他悠悠一声,目光望向那风中摇曳的茅草顶,眼边悠远:“坎?或许吧。但人生在世,若只顾自身顺遂,那与阶前之草、檐下之燕,有何分别?我明晓之万卷书,非为金榜题名,非为高官厚禄,乃为知世间疾苦,懂黎民哀愁。”我的心被重重一击。是啊,他的诗,早已超越了个人得失。

“那……那‘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’?”我小心翼翼地问出这句盘桓心中已久的话。

“先生您自身居无所庇,却心系天下寒士。这份胸襟,晚輩拜服。只是,一千多年过去了,我们有了广厦万间,高楼林立,可先生的愿望,真的实现了吗?”

杜甫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,随即又归于深沉。他站起身,缓缓踱步,脚下的泥土发出细微的声响。

“广厦千万间,我看见了。”他望向我,又仿佛望向了我身后的那个遥远世界。

“钢筋水泥,高耸入云,的确能挡风挡雨。但这‘广厦’,是否也隔绝了人心?那‘坎’”,是发自内心的喜悦,还是浮于表面的喧嚣?”

他停顿了一下,声音里带着丝丝穿透时空的忧思:“我当年的‘寒士’,是深浸于战乱,流离于道路。而今的‘寒士’,或为名利所缚,或为欲望所困,或于茫茫人海中感到孤独。身有居所,心无归处,也不是一种‘寒’吗?你看,太白兄虽唱‘人生得意须尽欢’,可他内心那份孤独,又有

几人能懂?稼轩虽道‘醉里挑灯看剑’,可那份报国无门的悲愤,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痛?”

我愣在原地,如遭雷击。是啊,我们解决了物质的“寒”,却可能陷入了精神的“寒”。杜甫的悲悯,原来早已超越了时代。

“先生一说,点醒梦中人。”我深深一揖,“那依先生之见,我辈又该如何?”

他走回石凳旁,重新坐下,拾起那卷书,轻轻抚摸着书页:“继续读,继续写,继续爱,继续忧。”他看着我,眼神变得无比温和,“读万卷书,不是为了‘下笔有神’,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。写诗,不是为了千古留名,而是为了记录下你真实的心跳。爱你的家人,爱你的朋友,也爱你脚下的这片土地。天下之忧,朋友只是一点微光,也能照亮一隅。”

“你的时代,有你的‘茅屋为秋风所破’,有你的‘国破山河在’,有你的‘感时花溅泪’,去看它们,去感受它们,然后,用你的方式,发出你的声音。这,便是对我最好的回答。”

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,周围的一切又渐渐清晰起来。我知道,这场梦,要醒了。

“先生!”我大声呼唤。

他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微笑和一句飘散在风中的话:“诗,是永不倒塌的广厦……”

猛然睁开眼,我依旧站在茅屋前。游人如织,笑语盈盈,一切如常。但我的世界,已经截然不同。

我再次看向那座简朴的茅屋,它不再是一座残破的建筑,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
我再看向大雅堂里那些伟大的名字,他们不再是冰冷的雕像,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、为理想与情感燃烧过的灵魂。无论是屈原的“上下而求索”,还是陆游的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抑或是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”,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,构建着那座名为“诗”的广厦。

我转身离开草堂,脚步从未如此坚定。忽然,我想起了离德同志给杜甫题的一副对联:“草堂留后世,诗圣著千秋”,的确如此。

我心里默念着,没有带走一片竹叶,没有带走一点泥土,但我带走了杜甫老先生跨越千年的嘱托。

诗,是永不倒塌的广厦。而我们每个人,都是这广厦的建造者。这,或许就是今天这场跨越千年对话的全部意义吧。

明白,爷爷给她的从来不是零食和大餐,而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安全感和温暖。那是一种底气,让她知道,无论走多远,身后永远有一双眼睛在望着她,永远有一个港湾在等她回来。

爷爷不仅在生活上疼文文,在学习上,更是用心良苦。他教育文文不讲空话、大话,用自己的经历,像讲故事一样说给她听。那些故事,文文听得入耳,记了一辈子。

爷爷说,他小时候只上过几年私塾,后来到了江都大桥上补习班。1955年,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,成为补习班里唯一考上江苏省镇江中学的人。可是家里穷啊,住不起学校,只能借住在镇江的姨娘家,每天走路,从姨娘家到学校,有十四里路。

十四里,对一个少年来说,是一条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。

爷爷说,他每天出了姨娘家的门,就把鞋子脱下来,小心翼翼放进书包里,光着脚踩在泥路上。夏天,地地被太阳烤得滚烫,脚底板被烫得生疼;冬天,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赤裸的脚上,冻得通红发紫。他就那样一步步地走,从家走到学校,从学校走回家,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年复一年。到了学校门口,他停下来,擦掉脚上的泥巴,再穿上母亲千针万线做的那双布鞋,挺起胸膛走进教室。

三年,一千多个日夜,十四里路,洒下了多少汗水,磨起了多少老茧,文文不敢去想。可正是这条路,为爷爷整个奋斗的人生做了最好的铺垫。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爷爷考取了部属扬州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工程专业,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北京化工部第一设计院。后来照顾家庭调回镇江,从普通工程师一步步晋升为高级工程师、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。

爷爷讲这些的时候,语气总是很平静,好像只是在说一些平常事。文文听在耳朵里,心里却翻江倒海。她终于明白,什么叫奋斗,什么叫坚持,什么叫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爷爷的拼搏精神,像一颗种子,深深埋进了文文的心里。初中毕业后,她为了提高学业水平,不怕艰苦,转到了启东名校学习高中课程。听不懂就回去问,又不怕麻烦地来回问。爷爷心疼她频繁转学带来的不便,几乎每个周日都要放弃休息,过摆渡、乘汽车,辗转赶到学校来。他不仅不休息,还给文文改善伙食,更

晓霞每天在她的工作室工作、学习12小时以上,线上补专业知识短板,线下深入工地积累实战经验,从招聘时的土建设计人员,经过20年努力,成长为一名精通建筑、结构、水电暖通、预算施工及EPC总承包的跨专业复合型技术专家,成了邗安德承接重大项目“最强大脑”。她和团队自主研发的新一代E型湿出器,打破了5000t/d以上大型浸出装备的欧美垄断格局,实现了核心设备的完全国产化,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写下了中国粮油业工程师的光辉一页。

在谈到章晓霞与丈夫“互换角色”,拼搏奉献时,在场的一位领导补充道,邗安德的用人之道“不是找最强的人,而是找最合适的人。并且,在使用‘最对的人’时,不设边界,还可以随时为之铺设需要的赛道。”我问,这是邗安德那位领导的理念?这位领导笑笑,说这就是邗安德的企业文化!

企业文化?我竟然想起采风联谊时的一个场景,当大家邀请邗安德集团负责人唱歌时,这位显然平时并不擅长用歌喉表情达意的领导,居然唱起了莫文蔚原唱的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

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,有个我们……”

歌中的金句,唱得特别投入,特别深情。这是否是种密码式的企业文化呢?

几人能懂?稼轩虽道“醉里挑灯看剑”,可那份报国无门的悲愤,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痛?”

我愣在原地,如遭雷击。是啊,我们解决了物质的“寒”,却可能陷入了精神的“寒”。杜甫的悲悯,原来早已超越了时代。

“先生一说,点醒梦中人。”我深深一揖,“那依先生之见,我辈又该如何?”

他走回石凳旁,重新坐下,拾起那卷书,轻轻抚摸着书页:“继续读,继续写,继续爱,继续忧。”他看着我,眼神变得无比温和,“读万卷书,不是为了‘下笔有神’,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。写诗,不是为了千古留名,而是为了记录下你真实的心跳。爱你的家人,爱你的朋友,也爱你脚下的这片土地。天下之忧,朋友只是一点微光,也能照亮一隅。”

“你的时代,有你的‘茅屋为秋风所破’,有你的‘国破山河在’,有你的‘感时花溅泪’,去看它们,去感受它们,然后,用你的方式,发出你的声音。这,便是对我最好的回答。”

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,周围的一切又渐渐清晰起来。我知道,这场梦,要醒了。

“先生!”我大声呼唤。

他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微笑和一句飘散在风中的话:“诗,是永不倒塌的广厦……”

猛然睁开眼,我依旧站在茅屋前。游人如织,笑语盈盈,一切如常。但我的世界,已经截然不同。

我再次看向那座简朴的茅屋,它不再是一座残破的建筑,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
我再看向大雅堂里那些伟大的名字,他们不再是冰冷的雕像,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、为理想与情感燃烧过的灵魂。无论是屈原的“上下而求索”,还是陆游的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抑或是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”,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,构建着那座名为“诗”的广厦。

我转身离开草堂,脚步从未如此坚定。忽然,我想起了离德同志给杜甫题的一副对联:“草堂留后世,诗圣著千秋”,的确如此。

我心里默念着,没有带走一片竹叶,没有带走一点泥土,但我带走了杜甫老先生跨越千年的嘱托。

诗,是永不倒塌的广厦。而我们每个人,都是这广厦的建造者。这,或许就是今天这场跨越千年对话的全部意义吧。

明白,爷爷给她的从来不是零食和大餐,而是一辈子都用不完的安全感和温暖。那是一种底气,让她知道,无论走多远,身后永远有一双眼睛在望着她,永远有一个港湾在等她回来。

爷爷不仅在生活上疼文文,在学习上,更是用心良苦。他教育文文不讲空话、大话,用自己的经历,像讲故事一样说给她听。那些故事,文文听得入耳,记了一辈子。

爷爷说,他小时候只上过几年私塾,后来到了江都大桥上补习班。1955年,他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,成为补习班里唯一考上江苏省镇江中学的人。可是家里穷啊,住不起学校,只能借住在镇江的姨娘家,每天走路,从姨娘家到学校,有十四里路。

十四里,对一个少年来说,是一条多么漫长而艰难的路。

爷爷说,他每天出了姨娘家的门,就把鞋子脱下来,小心翼翼放进书包里,光着脚踩在泥路上。夏天,地地被太阳烤得滚烫,脚底板被烫得生疼;冬天,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在赤裸的脚上,冻得通红发紫。他就那样一步步地走,从家走到学校,从学校走回家,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年复一年。到了学校门口,他停下来,擦掉脚上的泥巴,再穿上母亲千针万线做的那双布鞋,挺起胸膛走进教室。

三年,一千多个日夜,十四里路,洒下了多少汗水,磨起了多少老茧,文文不敢去想。可正是这条路,为爷爷整个奋斗的人生做了最好的铺垫。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,爷爷考取了部属扬州工业专科学校土木工程专业,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被分配到北京化工部第一设计院。后来照顾家庭调回镇江,从普通工程师一步步晋升为高级工程师、国家一级注册结构工程师。

爷爷讲这些的时候,语气总是很平静,好像只是在说一些平常事。文文听在耳朵里,心里却翻江倒海。她终于明白,什么叫奋斗,什么叫坚持,什么叫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。

爷爷的拼搏精神,像一颗种子,深深埋进了文文的心里。初中毕业后,她为了提高学业水平,不怕艰苦,转到了启东名校学习高中课程。听不懂就回去问,又不怕麻烦地来回问。爷爷心疼她频繁转学带来的不便,几乎每个周日都要放弃休息,过摆渡、乘汽车,辗转赶到学校来。他不仅不休息,还给文文改善伙食,更

晓霞每天在她的工作室工作、学习12小时以上,线上补专业知识短板,线下深入工地积累实战经验,从招聘时的土建设计人员,经过20年努力,成长为一名精通建筑、结构、水电暖通、预算施工及EPC总承包的跨专业复合型技术专家,成了邗安德承接重大项目“最强大脑”。她和团队自主研发的新一代E型湿出器,打破了5000t/d以上大型浸出装备的欧美垄断格局,实现了核心设备的完全国产化,在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写下了中国粮油业工程师的光辉一页。

在谈到章晓霞与丈夫“互换角色”,拼搏奉献时,在场的一位领导补充道,邗安德的用人之道“不是找最强的人,而是找最合适的人。并且,在使用‘最对的人’时,不设边界,还可以随时为之铺设需要的赛道。”我问,这是邗安德那位领导的理念?这位领导笑笑,说这就是邗安德的企业文化!

企业文化?我竟然想起采风联谊时的一个场景,当大家邀请邗安德集团负责人唱歌时,这位显然平时并不擅长用歌喉表情达意的领导,居然唱起了莫文蔚原唱的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

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,多幸运,有个我们……”

歌中的金句,唱得特别投入,特别深情。这是否是种密码式的企业文化呢?

几人能懂?稼轩虽道“醉里挑灯看剑”,可那份报国无门的悲愤,又何尝不是一种心痛?”

我愣在原地,如遭雷击。是啊,我们解决了物质的“寒”,却可能陷入了精神的“寒”。杜甫的悲悯,原来早已超越了时代。

“先生一说,点醒梦中人。”我深深一揖,“那依先生之见,我辈又该如何?”

他走回石凳旁,重新坐下,拾起那卷书,轻轻抚摸着书页:“继续读,继续写,继续爱,继续忧。”他看着我,眼神变得无比温和,“读万卷书,不是为了‘下笔有神’,而是为了更深刻地理解这个世界。写诗,不是为了千古留名,而是为了记录下你真实的心跳。爱你的家人,爱你的朋友,也爱你脚下的这片土地。天下之忧,朋友只是一点微光,也能照亮一隅。”

“你的时代,有你的‘茅屋为秋风所破’,有你的‘国破山河在’,有你的‘感时花溅泪’,去看它们,去感受它们,然后,用你的方式,发出你的声音。这,便是对我最好的回答。”

他的身影开始变得透明,周围的一切又渐渐清晰起来。我知道,这场梦,要醒了。

“先生!”我大声呼唤。

他只剩下一个淡淡的微笑和一句飘散在风中的话:“诗,是永不倒塌的广厦……”

猛然睁开眼,我依旧站在茅屋前。游人如织,笑语盈盈,一切如常。但我的世界,已经截然不同。

我再次看向那座简朴的茅屋,它不再是一座残破的建筑,而是一座精神的丰碑。

我再看向大雅堂里那些伟大的名字,他们不再是冰冷的雕像,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、为理想与情感燃烧过的灵魂。无论是屈原的“上下而求索”,还是陆游的“铁马冰河入梦来”,抑或是王维的“明月松间照”,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,构建着那座名为“诗”的广厦。

我转身离开草堂,脚步从未如此坚定。忽然,我想起了离德同志给杜甫题的一副对联:“草堂留后世,诗圣著千秋”,的确如此。

我心里默念着,没有带走一片竹叶,没有带走一点泥土,但我带走了杜甫老先生跨越千年的嘱托。

诗,是永不倒塌的广厦。而我们每个人,都是这广厦的建造者。这,或许就是今天这场跨越千年对话的全部意义吧。

一路风景

行走莫干山

○黄晓平(南京)

春寒料峭,决定去一趟莫干山。没想到,在买票的环节竟然出了一点岔子。平台提前一周出票,我早早设定好时间,出票的那一,我稍稍迟疑了一下,上午的票居然已经售罄了。本想登记候补的,想想不保险,只得改买了下午的票,白白耽搁了我半天时间。

昨天还在担心,连日的阴雨会给出行带来诸多不便。没想到,今天早上起来发现,天空一片明亮。空气中虽然弥漫着一层薄薄的雾气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隐约中太阳正渐渐地从云层中露出来。再看天气预报,连续几天都是晴到多云。看来,老天爷也在为我助阵。

车出南京南站,经溧水、宜兴后,不过三十分路程,便从德清站下车转乘网约车。出了德清县城,感觉到地势渐渐高了起来。及至山脚,回望来路,高楼大厦已在脚下,而莫干山的轮廓,便满满地撞入眼帘。上山的路是盘曲的,层层叠叠,蜿蜒盘旋,当地人称作“四十八盘”。网约车慢慢地开着,窗外的景致便一层层地深入下去:先是疏朗的竹林,接着是深不见底的幽谷,到后来,竹林便成了海洋,绿浪翻涌,无边无际,似乎要将那蜿蜒的山道也吞噬了下去。

第一站,直奔剑池。

从阴山街循着石阶往下走,山坡不算很陡,但转弯曲曲,加上青石板上长满青苔,有时不得不侧过身子,横着双脚一步步朝下挪。约莫走了三四百米,水声渐渐清晰了起来。那水声不是轰然喷薄的那种,是细细的,碎碎的,仿佛有万千银珠落入玉盘。转过一个山坳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一道飞瀑从崖顶跌下,被陡峭的崖石切成三叠,直直地泻入一潭碧水之中,这便是著名的剑池飞瀑了。再细看那水是极清的,清得可以看见

几人家。剑池,是永不倒塌的广厦。而我们每个人,都是这广厦的建造者。这,或许就是今天这场跨越千年对话的全部意义吧。

围感,二是显示家庭的品位。他们家也是村里第一家黑色电视机的,当时热播《霍元甲》,播放的时候,周边邻居纷纷拿着板凳来我家观看电视剧,此时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。

当时的乡镇供销社物品种类相对紧张,购买不到磁带,只有在县城才能购买。90年代交通不便,乡镇到县城的公交车班次少,爸爸从乡镇到县城一来一回要一天,爸爸每次到县城都精心选购一番带回家。当时热播的电视剧《渴望》主题曲,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、毛宁的《涛声依旧》、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《小城故事》等等不绝于耳。

长大后,我询问爸爸妈妈购买收录机的初衷,是因为想听当时央视出品热播的《西游记》插曲《女儿情》,想买收录机播放这首悦耳歌曲。这台收录机伴随着几次搬家,因右磁头损坏而退出我们的历史舞台,家里随之替代的是熊猫磁带随身听、步步高复读机、MP3及蓝魔MP4等产品,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台美多牌收录机。

作者简介:祖鹏,泗洪人,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,南京市作协会员、建邺区作协会员。

围感,二是显示家庭的品位。他们家也是村里第一家黑色电视机的,当时热播《霍元甲》,播放的时候,周边邻居纷纷拿着板凳来我家观看电视剧,此时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。

当时的乡镇供销社物品种类相对紧张,购买不到磁带,只有在县城才能购买。90年代交通不便,乡镇到县城的公交车班次少,爸爸从乡镇到县城一来一回要一天,爸爸每次到县城都精心选购一番带回家。当时热播的电视剧《渴望》主题曲,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、毛宁的《涛声依旧》、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《小城故事》等等不绝于耳。

长大后,我询问爸爸妈妈购买收录机的初衷,是因为想听当时央视出品热播的《西游记》插曲《女儿情》,想买收录机播放这首悦耳歌曲。这台收录机伴随着几次搬家,因右磁头损坏而退出我们的历史舞台,家里随之替代的是熊猫磁带随身听、步步高复读机、MP3及蓝魔MP4等产品,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台美多牌收录机。

作者简介:祖鹏,泗洪人,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,南京市作协会员、建邺区作协会员。

围感,二是显示家庭的品位。他们家也是村里第一家黑色电视机的,当时热播《霍元甲》,播放的时候,周边邻居纷纷拿着板凳来我家观看电视剧,此时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候。

当时的乡镇供销社物品种类相对紧张,购买不到磁带,只有在县城才能购买。90年代交通不便,乡镇到县城的公交车班次少,爸爸从乡镇到县城一来一回要一天,爸爸每次到县城都精心选购一番带回家。当时热播的电视剧《渴望》主题曲,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、毛宁的《涛声依旧》、邓丽君的《甜蜜蜜》《小城故事》等等不绝于耳。

长大后,我询问爸爸妈妈购买收录机的初衷,是因为想听当时央视出品热播的《西游记》插曲《女儿情》,想买收录机播放这首悦耳歌曲。这台收录机伴随着几次搬家,因右磁头损坏而退出我们的历史舞台,家里随之替代的是熊猫磁带随身听、步步高复读机、MP3及蓝魔MP4等产品,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台美多牌收录机。

作者简介:祖鹏,泗洪人,江苏省散文学会会员,南京市作协会员、建邺区作协会员。

父亲的笆斗

○陈秀珍(仪征)

公,却从不说一句苦。我凑近他,那双手是裂痕的手,变戏法似的掏出花花绿绿的糖块给我,笑着说:“爸有力气,打得动笆斗,打得起家,养得活你们六兄妹。”

那只笆斗,是父亲最忠实的老伙计。柳条被汗水浸出包浆,边口磨破了,就用细铁丝或麻绳仔仔细细扎牢,余不得换新。在他心里,笆斗不只是生产工具,更是养家的依靠,是为家人,父亲为东方的责任。寒来暑往,父亲的肩膀被压出深深的血痕,那印痕像一枚无声的勋章,刻着他的勤劳善良。

后来,米缸换上了现代化设备,输送带取代了人工肩扛,再也不用笆斗扛粮食了。父亲也到了退休年龄,离开了灰蒙蒙蒙蒙轰鸣的车间。那只旧笆斗,老厂长破例让他带到了家。他说,看见它,就想起那些忙碌的日子。

如今再看这只笆斗,眼前总会浮现出父亲弯腰扛笆斗的身影。他没有豪言壮语,也没有惊天壮举,只是用钢铁般的肩膀,一笆斗一笆斗,日复一日地坚持,撑起了一家人的天空。

时代在变,机械化替代了劳动力,旧笆斗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。可父亲身上那股吃苦耐劳、踏实肯干的精神,却一直留在我心里。那只笆斗,早已不是一个旧物件,而是一段岁月的见证,也是父亲一辈子的挚友,是一份家风的传承,也是一种神圣的征程,温暖着我的后人。